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
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

欲學為仙說與賢，長生不老虛傳。

少貪色欲身康健，心不瞞人便是仙。

話說故宋時杭州普濟橋有個寶山院，乃嘉泰中所建，又名華光廟，以奉五顯之神。那五顯？

一顯，聰昭聖早仁福善王。

二顯，明昭聖年義福順王。

三顯，正昭聖孕智福應王。

四顯，直昭聖早愛福惠王。

五顯，德昭聖年信福慶王。

此五顯，乃是五行之佐，最有靈應。或言五顯即五通，此謬言也。紹定初年，丞相鄭清之重修，添造樓房精舍，極其華整。遭元時兵火，道侶流散，房垣倒塌，左右居民，亦皆凋落。至正初年，道士募緣修理，香火重興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本郡秀才魏字，所居於廟相近；同表兄服道勤讀書於廟旁之小樓。魏生年方一十六歲，丰姿俊雅，性復溫柔，言語詢詢，宛如處子。每赴文會，同輩輒調戲之，呼為魏娘子。魏生羞臉發赤。自此不會賓客，只在樓上溫習學業。惟服生朝夕相見。

一日，服生因母病回家侍疾，魏生獨居樓中讀書。約至二鼓，忽聞有人叩門。生疑表兄之來也，開而視之，見一先生，黃袍藍袖，絲拂綸中，豐儀美髯，香風襲襲，有出世凌雲之表，背後跟著個小道童，也生得清秀，捧著個朱紅盒子。

先生自說：「吾乃純陽呂洞賓，遨遊四海，偶爾經過此地。空中聞子書聲清亮，慙慙嗜學，必取科甲，且有神仙之分。吾與汝宿世有緣，合當度汝。知汝獨居，特特秦訪。」魏生聽說，又驚又喜，連忙下拜，請純陽南面坐定，自己側坐相陪。洞賓呼道童拿過盒子，擺在桌上，都是鮮異果品和那山珍海味，馨香撲鼻。所用紫金杯、白玉壺，其壺不滿三寸，出酒不竭，其酒色如琥瑯，味若醒蘭。洞賓道：「此仙肴仙酒，惟吾仙家受用，以於有緣，故得同享。」魏生此時恍恍惺惺，如已在三洲三島之中矣。飲酒中間，洞賓道：「今夜與子奇遇，不可無詩。魏生欲觀仙筆，即將文房四寶列於幾上。洞賓不假思索，信筆賦詩四首：

黃鶴樓前靈氣生，場桃會上映玄英。

劍橫紫海秋光勁，每夕乘雲上玉京。

其一

嗟峨棟宇接雲烟，身在蓬壺境裡眠。

一覺不知天地老，醒來又見幾桑田。

其二

一粒金丹羽化奇，就中玄妙少人知。

夜來忽聽鈞天樂，知是仙人跨鶴時。

其三

劍氣橫空海月浮，邀流頃刻遍神州。

野桃歷盡三千度，不計人間九百秋。

其四

字勢飛舞，魏生讚不絕口。洞賓問道：「子聰明過人，可隨意作一詩，以觀子仙緣之遲速也。」魏生亦賦二絕：

二峰前瓊樹齊，此生何似躡天梯。

消磨裘字塵氛淨，漫昔霞裳札玉樞。

其一

天空月色兩悠悠，絕勝飛吟亭上遊。

夜靜玉蕭天宇碧，直隨鶴去到洲。

其二

洞賓覽畢，目視魏生微笑道：「子有流洲之志，真仙種也。昔西漢大將軍霍去病，禱於神君之廟，神君現形，願為夫婦。去病大怒而去。後病篤，復遣人哀懇神君求救。神君曰：『霍將軍體弱，吾欲以大陰精氣補之。霍將軍不悟，認為淫欲，遂爾見絕。今日之病，不可救矣。』去病遂死。仙家度人之法，不拘一定，豈是凡人所知，惟有緣者信之不疑耳。吾更贈子一詩。」詩云：

相縫此夕在瓊樓，酬酢燈前且自留。

玉液斟來晶影動，珠譏賦就帙雲收。

漫將夙世人間了，且借仙緣天上修。

從此岳陽消息近，白雲天際自悠悠。

魏生讀詩會意，亦答一絕句：

仙境清虛絕欲塵，凡心那雜道心真。

後庭無樹栽瓊五，空羨隋場堤上人。

二人唱和之後，意益綢繆。洞賓命童子且去：「今夜吾當清此。」又向魏生道：「子能與吾相聚晝夜，當令子神完氣足，日記萬言。」魏生信以為然。酒酣，洞賓先寢。魏生和衣睡於洞賓之側。洞賓道：「凡人肌肉相湊，則神氣自能往來。

若和衣各睡，吾不能有益於子也。」乃抱魏生於懷，為之解衣，並枕而臥。洞賓軟款撫摩，漸至呷浪。魏生欲竊其仙氣，隱忍不辭。至雞鳴時，洞賓與魏生說：「仙機不可漏泄。乘此未明，與子暫別，夜當再會。」推窗一躍，已不知所在。魏生大驚，決為真仙。取夜來金玉之器看之，皆真物也，制度精巧可愛。枕席之間，餘香不散。魏生凝思不已。至夜，洞賓又來與生同寢。一連宿了餘夜，情好愈密，彼此俱不忍舍。

一夕，洞賓與魏生飲酒，說道：「我們的私事，昨刀何仙姑赴會回來知道了，大發惱怒，要奏上玉帝，你我都受罪責。我再三求各，方纔息怒。他見我說你標緻，要來看你。夜間相會時，你陪個小心，求服他，我自也在裡面掉掇。倘得歡喜起來，從了也不見得。若得打做一家，這事永不露出來，得他大陰真氣，亦能少助。」魏生聽說，心中大喜。到日問，疾忙置辦些美酒精撰果品。等候到晚。且喜這幾日服道勤不來，只魏生一個在樓上。

魏生見更無人靜了，焚起一爐好香，擺下酒果，又穿些華麗衣服，妝扮整齊，等待二仙。只見洞賓領著何仙姑巡來樓上。看這仙姑，顏色柔媚，光豔射人，神采奪目。魏生一見，神魂飄蕩，心意飛揚。那時身不由己，雙膝跪下在仙姑面前。何仙姑看見魏生果然標緻，心裡真實歡喜，到假意做個惱怒的模樣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做得好事！擾亂清規，不守仙范，那裡是出家讀書人的道理！」雖然如此，嗅中有喜，魏生叩頭討饒，洞賓也陪著小心，求服仙姑。仙姑說道：「你二人既然知罪，且饒這一次。」說了，便要起身。魏生再三苦留，說道：「塵俗粗肴，聊表寸意。洞賓又懇懇掉掇，說：「略飲數杯見意，不必固辭；若去了，便傷了仙家和氣。」仙姑被留不過，只得勉意坐了。輪番把盞。洞賓又與仙姑說：「魏生高才能詩，今夕之樂，不可無詠。」仙姑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諸師兄起句。」洞賓也不推辭：每日蓬壺戀玉屐，暫同仙伴樂須斯。洞賓一宵清興因知己，幾朵金蓬映碧池。仙姑物外幸

逢環環暖，人間亦許鳳凰儀。魏生慙慙莫為桃源誤，此夕須調琴瑟絲。洞賓仙姑覽詩，大怒道：「你二人如何戲弄我？」魏生慌忙磕頭謝罪。洞賓勸道：「天上人間，其情則一。洛妃解孤，神女行雲，此皆吾仙家故事也。世上佳人才子，猶為難遇。況魏生原有仙緣，神仙聚會，彼此一家，何必分體別形，效塵俗涯碼之態乎？」說罷，仙姑低頭不語，弄其裙帶。洞賓道：「和議已成，魏字可拜謝仙姑俯就之恩也。」魏生連忙下拜。仙姑笑扶而起，入席再酌，盡歡而罷。是夜，三人共寢。魏生先近仙姑，次後洞賓舉事。陽燧陰閭，歡娛一夜，仙姑道：「我三人此會，真是奇緣，可於枕上聯詩一律。」仙姑首唱：滿日輝光滿日煙，無情卻被有情牽。仙姑春來楊柳風前舞，雨後枕花浪裡顛。魏生須信仙緣應不爽，漫將好事了當年。仙姑香銷夢繞三千界，黃鶴樓遲一夜眠。洞賓雞鳴時，二仙起身欲別。魏生不捨，再三留戀，懇求今夜重會。仙姑含著羞說道：「你若謹慎，不向人言，我當源源而至。」自此以後，無夕不來。或時二仙同來，或時一仙自來。雖表兄服生同寓書樓，一壁之隔，窗中來去，全不露跡。

如此半載有餘。魏生漸漸黃瘦，肌膚銷爍，飲食日減。夜間偏覺健旺，無奈日裡倦怠，只想就枕。服生見其如此模樣，叩其染病之故，魏生堅不肯吐。服生只得對他父親說知。魏公到樓上看了兒子，大驚，乃取鏡子教兒自家照看。魏生自睹屁羸之狀，亦覺駭然。魏公勸兒回家調理，兒子那裡肯回。乃請醫切脈，用藥調理。是夜，二仙又來。魏生述容顏黃瘦，父親要搬回之語。洞賓道：「凡人成仙，脫胎換骨，定然先將俗肌消盡，然後重換仙體。此非肉眼所知也。」魏生由此不疑，連藥也不肯吃。

再過數日，看看一絲兩氣。魏公著了忙，自攜鋪蓋，往樓上守著兒子同宿。

到夜半，兒子向著牀裡說鬼話。魏公叫喚不醒，連隔房服道勤都起身來看。只見魏生口裡說：「二位師父怕怎的？不要去！」伸出手來，一把扯住，卻扯了父親。魏公雙眼流淚，叫：「我兒！你病勢□死一生，兀自不肯實說！那二位師父是何人？想是邪賊。」魏生道：「是兩個仙人來度我的，不是邪說。」魏公見兒沉重，不管他肯不肯，顧了一乘小轎擡回家去將息。兒子道：「仙人與我紫金杯、白玉壺，在書櫃裡，與我檢好。」開櫃看時，那是紫金白玉？都是黃泥白泥捻就的。魏公道：「我兒，眼見得不是仙人是邪說了！」魏生恰才心慌，只得將廟中初遇純陽，後遇仙姑，始末敘了一遍。魏公大驚。一面教媽媽收拾淨房，伏侍兒子養病，一面出門訪問個法妖的法師。

走不多步，恰好一個法師，手中拿著法環搖將過來，朝著打個問訊。魏公連忙答禮，問道：「師父何來？」這法師說道：「弟子是湖廣武當山張三老爺的徒弟，姓裴，法名守正，傳得五雷法，普救人世。因見府上有妖氣，故特動問。」

魏公聽得說話有些來歷，慌忙請法師到裡面客位裡坐。茶畢，就把兒子的事備細說與裴法師知道。裴道說：「令郎今在何處？」魏公就邀裴法師進到房裡看魏生。裴道一見魏生，就與魏公說：「令郎卻被兩個雌雄妖精迷了。若再過旬日不治，這命休了。魏公聽說，慌忙下拜，說道：「萬望師父慈悲，垂救於則個。永不敢忘！」裴法師說：「我今晚就與你拿這精怪。」魏公說：「如此甚好。或是要甚東西，吾師說來，小人好去治辦。」裴守正說：「要一付熟三牲和酒果、五雷紙馬、香燭、硃砂黃紙之類。」吩咐畢，又道：「暫且別去，晚上過來。」魏公送裴道出門，囑道：「晚上準望光降。」裴法師道：「不必說。照舊又來街上，搖著法環而去。魏公慌忙買辦合用物件，都齊備了，只等裴法師來捉鬼。

到晚，裴法師來了。魏公接著法師，說：「東西俱已完備，不知要擺在那裡？」

裴道說：「就擺在令郎房裡。」擡兩張桌子進去，擺下三牲福物，燒起香來。裴道戴上法冠，穿領法衣，仗著劍，步起罡來，念動咒訣，把硃砂書起符來。正要燒這符去，只見這符都是水濕的，燒不著。裴法師罵道：「畜生，不得無禮！」把劍望空中研將去。這口劍卻被妖精接著，拿去懸空釘在屋中間，動也動不得。裴道心裡慌張，把平生的法術都使出來，一些也不靈。魏公看著裴道說：「師父頭上戴的道冠那裡去了？」裴道說：「我不曾除下，如何便沒了？又是作怪！」連忙使人去尋，只見門外有個尿桶，這道冠兒浮在尿桶面上。撈得起來時，爛臭，如何戴得在頭上。裴道說：「這精怪妖氣太盛，我的法術敵他不過。你自別作計較。」

魏公見說，心裡雖是煩惱，免不得把福物收了，請裴道來堂前散福，喫了酒飯。夜又深了，就留裴道在家安歇。彼此俱不歡喜。裴道也悶悶的，自去側房裡脫了衣服睡。才要合眼，只見三四個黃衣力士，扛四五□斤一塊石板，壓在裴道身上，口裡說：「謝賊道的好法！」裴道壓得動身不得，氣也透不轉，慌了，只得叫道：「有鬼，救人，救人！」原來魏公家裡人正收拾未了，還不曾睡，聽得裴道叫響，魏公與家人拿著燈火，走進房來看裴道時，見裴道被塊青石板壓在身上，動不得。兩三個人慌忙扛去這塊石板，救起裴道來，將薑湯灌了一回，東方已明，裴道也醒了。裴道梳洗已畢，又吃些早粥，辭了魏公自去，不在話下。魏公見這模樣，夫妻兩個淚不曾乾，也沒奈何。

次日，表兄服道勤來看魏生。魏公與服生備說夜來裴道著鬼之事：「怎生是好？」服生說道：「本廟華光菩薩最靈感，原在廟裡被精了。我們備些福物，做道疏文燒了，神道正必勝邪，或可救得。」服生與同會李林等說了。這些會友，個個愛惜魏生，爭出分子，備辦福物、香燭紙馬、酒果，擺列在神道面前，與魏公拜獻，就把疏文宣讀：

惟神正氣攝乎山川，善惡不爽；威靈布於寰宇，禍福無私。今魏字者，讀書本廟，禍被物精。男女不分，黃夜歡娛於一席；陰陽無間，晨昏耽樂於兩情。苟且相交，不顧逾牆之戒；無媒而合，自同鑽穴之污。先假純陽，比頑不已；後托何氏，淫樂無體。致使魏生形神搖亂，會無清爽之期；心志飛揚，已失永長之道。或月怪，或花妖，逐之以滅其跡；或山精，或水魃，法之使屏其形。陽伸陰屈，物泰民安，萬眾皆欽，惟神是禱！李林等拜疏。

疏文念畢，燒化了紙，就在廟裡散福。眾人因論呂洞賓、何仙姑之事，李林道：「忠清巷新建一座純陽庵，我們明早同去拈香，能陳此事。倘然呂仙有靈，必然震怒。」眾人齊聲道好。

次日，同會□人不約而齊，都到純陽祖師面前拈香拜禱。

轉來口復了魏公。從此夜為始，魏生漸覺清爽，但元神不能驟復。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歡喜。

過了數日，自備三牲祭禮往華光廟，一則賽願，二則保福。眾友聞知，都來陪他拜神。拜畢化紙，只見魏公雙眸緊閉，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，端然不動，叫道：「魏則優，你兒子的性命虧我救了，我乃五顯靈官是也！」眾人知華光菩薩附體，都來參拜，叩問：「魏字所患何等妖精？神力如何救拔？病俘幾時方能全妥？」魏公口裡又說道：「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，一雌一雄，慣迷惑少年男女。吾神訪得真了，先差部下去拿他。二妖神通廣大，反為所敗。吾神親往收捕，他兀自假冒呂洞賓、何仙姑名色，抗拒不服。大戰百合，不分勝敗。恰好洞賓、仙姑亦知此情，奏聞玉帝，命神將天兵下界。真仙既到，偽者自不能敵。二妖逃走，去烏江孟子河裡去躲。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，又與交戰。被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龜精，雌的直驅在北海冰陰中受苦，永不赦出。吾神與洞賓、仙姑奏復上帝，上帝要並治汝子迷惑之罪。吾神奏道：『他是年幼書生，一時被惑，父母朋友，俱悔過求任。況此生後有功名，可以恕之。』上帝方准免罰。你看我的袍袖，都戰裂了。那雄龜精的腹殼，被吾神劈來，埋於後園碧桃樹下。你若要兒子速愈，可取此殼煎膏，用酒服之，便愈也。」說罷，魏公跌倒在地下。

眾人扶起喚醒，問他時，魏公並不曉得菩薩附體一事。眾人向魏公說這備細。魏公驚異，就神帳中看神道袍袖，果然裂開。往後園碧桃樹下，掘起浮土，見一龜板，約有三尺之長，猶帶血肉。魏公取歸，煎膏入酒，與魏生吃。一口三服。

比及膏完，病已全愈。於是父子往華光廟祭賽，與神道換袍。又往純陽庵燒香。

後魏子果中科甲。有詩為證：

真妄由來本自心，神仙豈肯蹈邪淫。

人心不被邪淫惑，眼底蓬萊便可尋。